

●五编 上卷

《诗人玉屑》一书，亦诗话类也，言诗者皆知之。书为南宋魏庆之著。庆之字醇甫，号菊庄，闽建阳人。首有淳佑甲辰玉林黄显（叔阳）序，略言“自《三百篇》、《骚》、《选》而下及宋诸公之诗，名胜之所品题，有补於诗道者，尽录之”，又言“醇甫有才而不屑科第”。序中引合学游公受斋先生云云，按受斋，建甯游九功也，九言弟；九言字默斋，《宋史》皆无传。淳佑，理宗年号。显亦闽人，玉林其号也，又号花庵词客。早弃科第，以诗受知九功，时以泉石清士目之，有《花庵词选》俱见《福建通志》。“显”乃升字篆文，语详《四库提要·词曲类·散花庵词》条下。书凡二十二卷，楷字精刻，实为明覆宋本出，故於宋朝讳皆空一格。每卷列“明胡文焕德父校字”一行。文焕，钱塘人，善琴。书之编制，先标大字为纲要，次条列其目。卷一曰《诗辨》，首取沧浪禅喻，谓“汉魏、盛唐为第一义，临济下也；大历之诗落第二义，曹洞下也；晚唐则声闻、辟支果也”。其说空洞玄奥，为说诗者之魔障。五、六两卷曰《风骚句法》，乃巧立“嫦娥奔月”、“公明布卦一洛神凌波”、“挂印还乡。诸名目至百数十之多，直类优人剧单，阅之如坠五里雾中，尤堪发笑。惟八、九卷所采诸家诗说尚多可从，序云“有补诗道。者，仅此耳。十三卷考证亦赡博。十五卷以下，则为两汉、六朝、唐、宋诸家诗矣。末卷附释道、闺秀、仙灵之作，而殿以诗余。其所论列，大都摭拾诸家诗话中语，支离烦碎而已，则无所发明，所谓“得玃羽而失鹏鲸”者也。然山林隐逸、畸人贞士赖此见者不少，此可取耳。

余《诗话·四编上卷》录袁君安圃诗，略及其先世明嘉靖间吴中袁氏有“六俊”之誉，而志山先生讳裘，行居六，遣有手书诗稿真迹。顷承袁君以影印本见示，凡古、今体诗二百余篇，盖其晚年手自选存者。王西庄跋谓其“词秀调雅”。余谓其五言律高淡闲远，功力尤深，故其所录独多。《再送子行兼怀谷虚兄》云：“抗手与君别，问君何日还。壮游瞻魏阙，明发动吴关。杯酒花前雨，片帆江上山。官衙春画永，休沐想清闲。”《登静海寺玩咸亭》云：“与客遇兰若，逢僧开草亭。洞阴风瑟瑟，苔润画冥冥。淮水寒流碧，江山暮岭青。偶来消俗虑，聊尔听谈经。”《辛亥腊八日过宝华山中，见梅花烂开，折赠沈白浮，兼赋短律》云：“寒日依岩曲，梅开讶早春。因之怀驿使，聊以赠山人。闭合成诗易，巡檐索笑频。知君吟榻上，清夜落香尘。”《过清凉寺东江亭》云：“夹道围苍柏，平桥俯细湍。竹光侵坐湿，江气入亭寒。雨霁奇峰出，云深法磬残。断碑苔藓积，读罢一凭栏。”瞳园谓“诗有通体佳，而不以一联一句见长”者，此

类是也。偶句如“竹密鸟窥院，虚山近人”、“木奴庭下橘，草圣壁间书”、“扫榻云移近，开帘月上初”、“小宴不妨淹秉烛，暮年相见劝加餐”、“人日已过梅径白，客星常聚草堂清”，多可书作楹帖子。先生书法锤王，此稿真行相间，弥为可爱。明末有讳于令者，字药庵，为四俊卧雪先生褒曾孙，安圃从十世祖也，官荆州守，以《西楼记》、《玉簪记》、《金锁记》等传奇著名。安圃出三俊谷虚先生袞后，少时亦善音律，鬻弄昆曲，为古娄俞宗海粟庐、吴中吴梅（瞿安）弟子。

余《诗话·初编》，偶与名山翁讨论诗有所谓“辘轳体”、“葫芦格”者，引诚斋诗为例。而不谓吴樵翁竟遍检《诚斋集》，抄其诗题见示，谓“有前三同韵末押通韵者，如葫芦倒悬；又有前后韵同而中一异者，如葫芦之腰，殆皆‘葫芦格’之变。可见律诗在宋已起变化”云云。余不欲没其毫学苦心，且为好学“诚斋体”者便於检查，为抄存其目：《城上野步》（卷十一），《中秋病中不饮》、《重九日雨仍菊花未开》（皆十四，）《奇题刘凝之坟山壮节亭》（二十三，）《碧落堂暮景》、《明发生米市西林寺》、《小憩土坊镇新店》（皆二十五），《送颜几圣龙学尚书出守泉州》二十六，《与长孺共读东坡诗》，《嘲淮风》、《过淮阴县题韩信庙》、《过髻社诸湖》（皆二十七），《题龟山塔》（二十九），《过若山坊》（三十三），《咏绩溪道中牡丹》（三十四），《自金陵得郡西归舟中望九华山》（三十五），《万花川谷海棠盛开》、《四月二十八日祠禄秩满喜罢》（三十七），《雪后奇谢济翁材翁联骑来访》（三十八），《夏日小饮分题得菱》、《九日招子上子西尝新酒》（皆四十一），《再入城宿张氏庄早起》、《寄张功父姜尧章》、《雨霁看东园桃李行溪上》（皆四十二），以上题有辘轳进退格字者。《丙戌上元后和昌英叔李花》、《又和闻蛙》、《贺澹庵先生胡侍郎新居落成》、《和昌英主簿叔求潘墨》（皆卷三），《袁州路遇雨》（卷四），《换郑恭老少卿》、《和庆长怀麻阳叔》（皆卷五），《罗元通挽诗》、《罗价卿母李氏挽诗》（皆卷六），《题吕子明国谕退庵栝子花》（卷七），《雪晴》（十一），《早炊杨家塘》（十三），《克信弟坐上赋梅花》（十四），《社日南康道中》、《三月一日过摩舍那滩阻雨》、《晨炊光口砦》（皆十五），《风雨》（十六），《督诸军求盗梅州宿曹溪》、《野炊白沙沙上》（皆十七），《招陈益之李兼济二主管小酌》、《酴醾》、《跋姜春坊梅花诗集》（皆二十），《归途观刘寺新叠石山》、《李仁甫侍讲阁学挽诗》（皆二十二），《谢张功父送牡丹》、《侧溪解缆》（皆二十四），《初夏玉井亭晚立》（二十五），《待家酿未至且买姜店村酒》、《题十里塘夜景》、《船过砚石步》（皆二十六），《兰花五言》

(二十五)，《柳絮》(三十一)，《山村》、《入建平界》(皆三十二)，《题王亚夫检正岷湖堂》(三十三)，《风花》、《新路店道中》、《过主岭》、《过胡貉坑》、《宿黄土宠五更闻子规》(皆三十四)，《午憩马家店》、《猎桥》、《午憩坐睡》、《送丘宗卿帅蜀》、《舟至湖心望豫章西山》、《阻风乡口一日诘朝船进雨作》、《过池阳舟中望九华山》(皆三十五)，《喜雨》、《雨后子文伯庄二弟相访同游东园》、《夏夜诚斋望月》(皆三十六)，《题子文弟南溪奇观》、《朱伯勤同子文弟幼楚侄来访书事》(皆三十七)，《贺张功父寺丞新长凤雏》、《腊前月季》(皆三十八)；《谢淮东漕虞寿老实文察院寄诗》(三十九)，《同刘季游登天柱冈》、《夜饮》、《送族弟子西赴省》(皆四十)，《瑞庆节日同王式之诣云际寺满散》(四十一)，《赠临川严泰伯秀才》、《病起揽镜》(皆四十二)，以上题无辘鲙进退字而格同者。又卷二十六《过金台望横山塔》“东东冬冬”，卷三十四《安乐庙头》“元元寒寒”，此即双出双入格矣。又猥以数疑端见质，云：“诚斋《跋符发所录上蔡语》云：‘符君天秀擢炎方，茧足担簦学北方。’”(卷三十)。《积雨小止暂到东园雨作急归》云：‘咫尺东园十里遥，欣逢小霁略逍遥。’(卷三十七)。韵皆连押。“余谓字同而义异，古人不避。《诗人玉屑》已历举之，惟皆古风。“炎方”、“北方”，义同而势顺，故趁笔。《公无渡河》、《垓下歌》两句皆“河”、“何”韵是也，所引杜诗“前年渝州杀刺史，今年开州杀刺史”例同，又“顾泰”、“瞻岱”。“诗集中”郎如青铜镜，妾似夫蓉花。将花持镜照，知镜喜新花’，韵全首不易，似创。”余曰：“唐人送兄诗：‘别路云初起，离亭叶正飞。所嗟人异雁，不作一行飞。’有先例矣，非创也。”余腹笥空虚，原不值一叩，樵翁得毋嗤我为强解乎？

又云：“杜诗：‘恰似春风相欺得。’引陆游诗话：‘白乐天’为问长安月，如何不相离”，乐天用“相”字多作思必切，读入声，似本杜句。“余谓诗之音调，本如词曲之入律谱，或平或仄，求其叶宫商而已。“相”在此处自当读仄，谓“相”有平仄二音，非也。唐诗“红阑三百九十桥”、“南朝四百八十寺”，“十”字不能不读平，与此同例。唐人律句多第三、第五字。而元遗山颇多第六字，如“邻村烂漫鸡黍约”、“春波淡淡沙鸟没”，“黍”字、“鸟”字原无平声，然欲求其声之扬，亦不妨读平。

归人描写到家情景，随园云：“钱塘到家近，心急路转遥。”郭频伽云：“约略近家心转急。”近人祥符周季贶星贻亦云：“近家心转急。”皆不如我家锐卿公树锋“家近觉舟迟”五字，为简明而不费力也。

诗太刻画，非纤巧即费力。梅村云：“江远去帆如不动。”不及唐王湾之“风正一帆悬”；张子野“云破月来花弄影”，不及韦应物之“流云吐华月”；唐诗：“山僧不解数甲子，一叶落知天下秋。”不及陶诗之“虽无纪历志，四时自成岁”；秦伯未“一春多雨虚佳日”，不及嘉兴李宾日之“一雨尽春声”。宾日名寅熙，见频伽《诗话》。

余前评江翊云先生诗妙造自然，颇近其乡人林古度。林诗《入白门》云：“依旧客情无别绪，逢人都问武夷山。”《浔阳送正汝》云：“明月中秋九江水，愁人无暇作乡书。”然渔洋《居易录》言其诗集皆为锺谭所丹黄，乃为删其甲子后诗，殆尽以其濡染楚派也。《诗话》又载其《芳草诗》，云：“春风催百卉，草色相侵。到处没马足，有时惊客心。遥连空汉上，远漾碧波浔。独有明妃冢，青青恨至今。”此诗机轴，全效乐天“离离原上草”一首，不知渔洋何以取此？

乐天云：“天下无正色，悦目即为姝。”荆公亦云：“文章如女色，好恶只系於人。”（《诗人玉屑》卷十九）

武进庄通伯，以余《诗话》尚无外国人诗，因以朝鲜申紫霞诗集见示。申氏名纬，字汉叟，紫霞其晚号也，平山人，世为汉京贵族。诗初曰《警修堂集》，后经其国人花开金沧江（泽荣）选印时易之。首有金《序》及金撰《年谱》，中谓：“我东之诗，以高丽李益斋为宗，益斋之诗，为朝鲜三千年第一大家。而本朝宣仁之间，作者有李紫峰、车五山、许夫人、权石洲、金清阴、郑东溟诸家，大抵皆主丰雄高厚之趣。英庙以下，风气一变，如李惠寰、锦带父子、柳冷斋、朴楚亭、李姜山之伦，或主奇诡，或主尖新，其一代升降之迹，方之於古，犹盛、晚唐焉。紫霞生英祖晚季，直接姜山诸家之踵，初学盛唐，后改学东坡，时出入於王摩诘、陆务观之间，为我韩五百年第一大家云。”述本国诗人及源流派别如数家珍。朝鲜，古箕子封国，汉时为三韩，故又称韩国。汉末有扶余人高氏据其地，因改国名曰高丽。五代时，国王为王氏。明初，李成桂篡之，仍曰朝鲜，传至今世，为中国外藩。序中或曰“朝鲜”，或曰“高丽”，盖以时代言之；曰“本朝”，指李氏也。紫霞诗温润缜密，故为海外之雄。如《广岩路傍小憩赏花作》云：谁家量笏园，覆茅如笠舍。纺车响隔，客至无人迓。门临车马道，庭植自姬姪。芍药稚扶栏，蒲萄狂上架。玫瑰出篱外，明妃愁远嫁。碧桃浅淡妆，文君方新寡。杂英颇细碎，脂粉矜艳冶。小松栋梁姿

，退然意待价。借坐深静观，须臾鞍马卸。经眼即我有，久已忘真假。”深得坡翁法乳。《贝勒巴多尔济求扇》诗云：“风飘法曲度华茵，万岁声长放鹤辰。仙侣逶迤同荡桨，御厨络绎几分珍。贪欢偶值佳公子，饱德何安远道人。最是西园飞盖夜，镜天花海梦中身。”亦有唐人冠冕气象。按《年谱》纯祖十二年壬申，奉命入清京。即乾隆十七年也。其他新簇可喜者，《闰六月十五夜月极明》云：“明月寻人直入房，原无约束绝商量。那堪睡熟更深后，独转回廊过短墙。”又曰：“万家楼阁人初定，管领宵光是百虫。”又曰：“只恐冰轮无出处，凤城鱼钥锁沉沉。”又曰：“须眉照影清如许，早已将身卧月宫。”《秋柳》云：“只恐秋光无处着，水边黄柳陨霜初。”又曰：“每年柳絮飞时节，不待悲秋已是秋。”《柳絮》云：“剧旖旎时光丽歉，奈缠绵意不分明。不为莺巢工借暖，偶黏蜂蜜化成甜。”《西江》云：“重来照水愧华颠，不见西江二十年。洗尽一春桃李眼，野人篱落菜花田。”《小园绝句》云：“石榴红与海棠红，猩血燕支染不同。衬出一庭官绿色，苍苔雨湿夕阳中。”“滂以青松蒸石翠，乱云堆里杜鹃红”，此画家渲染法也；“卧溪杨柳压篱杏，妆点黄茅八九间”，此画家饰景法也，自是有声画。律句佳者云：“夜水肥知帆影凸，晓花晴觉鸟声工”、“鸣鸠唤妇妇嗔雨，乳燕哺虫虫打人”、“社酒醪钱鸠杖集，渔照字蚌灯光”、“溪女笑时花侧鬓，野僧归后树参云”、“芦笋特长随过母，莺雏生小自呼名”、“觅句不须寻纸笔，溪边恰好细沙书”，皆剑南家数。有似太白语者，云：“天地大染局，幻化何太遽。丹黄点飘菑，红素吹花絮。”有似昌黎语者，云：“治心剪葛藤，窥古理灰烬。”集中异称，如年月曰“年条”、周甲曰“回甲”、棺曰“魂宫”、禁中曰“内下”。又《年谱》云：“以正庙时与於抄启文臣之选，加一资，得进嘉义阶。”“抄启文臣”，殆如翰林院学士；“一资”，犹一级也。紫霞兼工书，尤善墨竹。入都时，翁覃溪一见倾倒，因书《警修堂》篇赠之。呈嵩梁、端木国瑚等多与唱和。

紫霞《读东坡和陶诗》云：“子瞻百谪荣达人，渊明一生枯槁士。口气於此判不同，《和》陶诗果似不似。”又曰：“区区执迹可论士，礼乐钟鼓玉帛云。二公为诗本无诀，玉堂束篱浩一源。”“杜陵评诗语其至，阴铿庾信鲍参军。”自注：“阴何苦心，何关李白豪放。庾子山、鲍明远之比，亦可以类推。透此一关，可以论人、可以论诗。”言当求其志趣，不在体貌之同异也。其论绝高，锤记室之说可废。

清末金氏流寓南通，境颇困而操节甚坚，张啬庵师极爱重之。啬师《文录》中载有《朝鲜金沧江刊申紫霞诗集序》，今诗集无之，因节录於下云：“沧江

於紫霞之诗，可谓有颀嗜者矣。比与余书：‘子方劫劫然忧天下之不活，而仆忧一诗人之不传，度量相越甚远。’余语沧江：‘活天下难，若子传一诗人，亦不易。’相与大笑。世变之棘也，举天下之人，方将视易色而听易声，年少子弟曹焉；方将攘臂蹶足，刍狗中原之文物，何有於诗？夫诗固养生之术也。人之生，宣郁必噫，吐怀必鸣，诗以美其噫与鸣云尔。人情宁有不愿闻噫与鸣之美而喜其恶者？欧人为诗，乃必专家。人之欲宣其郁而吐其怀者，悉属之代为诗，以寄其噫与鸣。然则将胥天下之性情而活之，诗其一矣。光绪三十三年丁未，金氏遇南通，与申氏遇大兴亦先后辉映。”

京师崇效寺牡丹、极乐寺海棠、法源寺丁香，为旧时朝士清流游观觞咏之所。李莼客有《己卯看花》绝句二十四首，余所谓“诗好多为佛寺游，花棚藤架愜句留”者也，为录其十绝句。“海棠百树列东西，红萼干枝点缀齐。谁识画廊回绕意，独来花下解偏提。”“晨旭猩红万点葩，夕阳皆展碧城霞。不须羯鼓唐宫法，一杵斋钟已放花。”“高度金轮足十寻，花身量比玉杯深。端相恨乏边鸾手，写上吴娘软绣襟。”“出寺苍然对远山，凤城又见折花还。独行理咏平生惯，不似今年此日闲。”“隐几清风松下生，偶来鸟雀绝人行。花阴一缕茶烟湿，刚与诸天界晚晴。”“欲赏城东下泽车，天宁去探牡丹芽。山姬为语春衣尽，且自关门数落花。”“手种朱藤一架余，葳蕤深锁子云居。清香满院无人至，日坐花间勘异书。”“消得余春十日闲，（见平声）绿阴如水动轻纨。不须乞米还书帖，一顿藤花足饱餐。”“红药丰台尽入城，满街喧听卖花声。乱书堆裹香重叠，插遍瘦壶折脚铛。”“长日闲居待细论，李桃结子竹生孙。一年花史编诗讫，朝事从他到耳根。”放翁《春时游诸家园》诗专咏海棠，此则诸寺花木多有之。陆诗豪宕，李诗冷逸。

应君荪ぎ（烽）以冯君木（开）《回风堂诗文集》、陈无邪（训正）《天婴室丛稿》寄示，二君皆慈溪人，负文望，时有“冯陈”之目。冯集首列《前录》二卷，为其十六至三十岁所作，自为删存；《回风集》七卷，乃没后天婴为之厘定，合前后诗五百余首、文八十篇，民国辛巳活字印行，天婴等有序弁其端。回风，光绪丁酉拔贡生，官丽水训导，改宣平教谕，未行。三十后，栖迟里闾，与天婴及陈晋卿（镜堂）、郑念若（光祖）、冯汲蒙（毓孳）、应叔申（启时）、钱仲济（保杭）、魏仲车（友枋）、姚贞伯（寿祁）诸子结剡社，以气节学艺相砥砺。颇局脊危时，侵寻贞疾。忧生念乱之言，十居七八。年五十九卒。其诗，古风胎息魏晋、六朝，间亦染指温、李、昌谷诸家；近体办香江西，大抵蚤年诗清婉秀逸，中岁最警健，晚年多应酬，不无颓唐之作。录

其《伤心谣》，云：“去年苍天死，泪海荒荒流不止。今年黄天立，鬼伯虚空闻太息。雌雷压顶逋厥魂，攀天偃蹇天无门。王虺夜哭忽不见，照眼桃花烂秋电。”《为徐朗西题寒鸦荒冢图》云：“婵娟三尺桃鬟红，娇莺稚燕声在空。美人含睇花玲珑，黏天贴地皆春风。”“桃花一夕变枯树，下有深深埋玉处。莺耶燕耶渺何许，但听老鸦作鬼语。”《申江候潮》云：“潮落舟低闸，天空月下城。笙歌两岸雨，灯火一江晴。亦觉此间乐，难为遥夜情。思乡清不寐，明发又长征。”《喜句羽自鄂至》云：“惘惘经年别，相逢倍眼明。眉横楚天碧，诗带汉江声。阅世增萧瑟，论文觉老成。吾心久无着，为汝发深情。”《寄天婴》云：“去作杭州客，飘零称汝才。江山清可念，诗句淡能哀。”《不死》云：“死亦寻常事，其如不死何。将愁支旦夕，无意惜蹉跎。久病人同弃，余生累尚多。一杯知所息，扶眼望山阿。”《余姚》云：“湛湛江水清不埃，令人却忆黄南雷。大贤此地所生长，昔岁今朝曾到来。载酒风尘仍故我，感时怀抱向谁开。推篷一读《明夷录》，回首人间亦可哀。”《同厉虞卿同年（玉夔）登陶然亭》云：“残阳疏柳隔城闉，暇日登临客感新。终古危亭此秋色，近来长句属何人。酒尊惘惘依空旷，意思萧萧出苦辛。憔悴京华吾与汝，但飘涕泪落烟尘。”《有感》云：“西湖居士骨应槁，宛丘先生屋打头。但觉襟裾非俊物，可堪出入有奇愁。唤回天上述离罗，招到人间飒沓秋。十丈金风肯相借，愿吹心泪滴沧洲。”《春日杭州寄妇》云：“劳歌草草惜华年，晷晚春阳只惘然。念汝人间又天上，相思树下即门前。故山芳草生哀怨，燕寝清香隔渺。识得佳人词笔苦，夕晖红到鹧鸪天。”《遣兴口号》云：“荐绅先生难言之，婆娑府县欲何为。陶潜毕竟可人意，一首光明《乞食》诗。”“平生本无肉食相，天下自有利齿儿。朝朝笼手看山色，此意时人那得知。”《旅病杂诗》云：“东屋嘈嘈箫笛筋，西屋切切箏琶琶。病夫别有闲思想，梦倚白杨听老鸦。”“姑射仙人瘦不肥，胃肠如雪映朝晖。九天咳唾随风落，散作桃花片片飞。（玻咯血，其色绝丽。）”以上所钞律绝，皆摹双井之神。其他佳句可入主客图者，五言云：“排愁成寂寞，存想到苍茫”（《雨夜上海旅店》）、“吟多增茗思，话久费炉烟”（《重九日石蚕冒雨过存留连竟日而去》）、“叶坠关冥想，云飞剩独看”（《迟巨摩不来》）、“意悴花能识，思深雁与沈”（《独处》）、“夜游良有以，日饮更亡何”（《吴缶翁、姚虞琴招饮晨风庐》）；七言云：“狭径秋深风走叶，短廊人静月扶藤”（《客夜》）、“情无可遣惟孤坐，病已难堪况异卿”（《秋夜病中寄内》）、“酒边堕月无情碧，眉外残山有限青”（《弹指》）、“傍山湖水阴阴黑，出树墟烟的的明”（《岁不尽二日与石蚕踏雪东山》）、“草树飘凉生夕气，肺肝将病入新秋”（《医院与句羽夜坐》）、“亲故渐看无好境，人生何苦到中年”（《返里视亲友》）、“直欲呕心空四海，坐看缩手了千年”（《返里视叔申疾》）、“脑盘芒

踢龙蛇气，腹有瞿塘水石声”（《胸腹患作》）、“春盘嫩火消佳夕，小雪深灯映薄寒”（《岁暮集江上楼》）、“中年日月为欢暂，末世文章适性难”（《答李审言》）、“未免有情谁复遣，此间得趣少弥佳”（《戊辰新岁次未林太史韵》）。时吴兴朱古微、桂林况夔笙（周颐）、长沙柱子大（颂万）、安吉吴昌硕（俊卿），并世名宿也，皆推重之。散原老人为之铭墓。

天婴著作，乙丑以前所印谓之（前辑），余未之见也。此为乙丑至庚午，年六十所作，曰《塔楼》、《北迈》、《圣塘》三集，则诗、文、词杂隳者；曰《缆石秋草》，纯为诗；曰《缆石春草》，纯为词；曰《缆石幸草》，纯为文；又有词曰《末丽》、《吉留》、《紫英》三种，总谓之《天婴室丛稿二辑》。录其《旅次青岛》，云：“吾生好冥游，落想穷天外。仙瀛与神都，闭目往往在。传闻有青岛，著胜冠东海。昔者梦过之，习睹恬无怪。谁知佳山水，心窄不受载。悬摹已多奇，躬历始欲骇。吾来当炎月，天地常苦隘。此岛何清凉，耳目时为快。沆瀣塞四海，草木都春态。入市断嚣闻，飘风苔天籁。泉澄碧於酒，山浓青若黛。征人道其间，襟履自忘惫。忆昔秦嬴氏，遵海曾东迈。仙山望不见，鲍鲸沙丘待。吾今亦何幸，车马少烦殆。飙轮若搏云，靡远勿吾届。垂老作壮图，放览有余慨。道涂结生平，兹游会当再。”五律发端佳者，《孤往》云：“出门辙孤往，莽苍适吾踪。极意寻幽径，回头得乱峰。”《雨后江村夕眺》云：“一雨虫声出，秋生万树颠。湿空流夕翠，暝色动高蝉。”皆有杜味。《胶莱道中》云：“胶莱河畔草烟平，万里沙头日色明。牢落天心照荒土，混茫海角倚孤城。燕台古木秋风早，郑谷残禾石马横。闻道此邦真不夜，至今陌路戒鸡声。（戒鸡，坡名。）”《登千佛山四览有作》云：“千佛山头看落晖，东南有雀正飞飞。征云目断吴天碧，旅草风吹大野低。半谷人声巡骑至，满城肇策放营归。昏途戢戢牛羊下，万点苍烟带夕扉。”《湖山杂咏》云：“十月桃花六月霜，传疑传信事荒唐。如何秋眼分明里，一路西风放海棠。（山行见野棠盛开。）”“陌上花魂不可招，钱王艳迹黯然销。而今铁弩无才思，日日江头逐野潮。”《归自圣塘》云：“落木千山云失据，荒郊独客月同归。”此最为天婴诗之高朗者。余谓天婴文动宕，不似回风之奥曠；回风诗生新，不似天婴之刻琢，犹之元白同为长庆体，而面目不同也。如云：“檻外夕阳一萤死，烟边归鸟万山啾”、“烟暄水荻生初白，叶落山枫失故朱”，则真呕出心肝矣。集中《金虎》乐府，以成於丙寅而名。自言时多忌讳，动招嫌怨，故一事一名，深自韬匿。诗陆离光怪，迷其所指，然虽不能名其器，亦自知为宝也。以篇多未录。天婴字杞怀，一字玄婴，光绪壬寅举人，留学日本。清季与从弟布雷主《天铎报》、《商报》笔政，历任杭州市长、民政厅长等职。著述宏富，有

《读礼籀记》、《睨言》、《睨林》、《甬语名谓攷》、《泽畔吟》、《岁寒述学》、《掖县志》、《鄞县通志》、《定海新志》等。卒年七十二。

孙景初言：“粗茶淡饭饱即休，不贪不妒老即休。”山谷曰：“此安乐法也。”东坡亦云：“醉饱高眠真事业，乃知书空咄咄、鼓缶呜呜，皆非处世存生所宜。”雪叟《和凌晏翁庚寅除夕》云：“片砚胜十亩，无虑蹊牛者。鼎鼎百年来，门风著清雅。”自乐道安素语。雪叟年十五成诸生。又云：“尊边斋暂开，香前佛频礼。犹存严陵裘，并无彭泽米。”自谓晚耽禅悦。又暑月畏风，而凌赠诗有“闻披五月裘”句也，自养晦安贫语。晏翁亦云：“循分各安贫，习让谁谄斗。一笑指颠毛，有银早自首。”亦是淡泊忘怀语。晏翁曾任银行经理而贫，年六十余，能诗画。“有银者自首”，近事也。

名山先生诗全以理胜：古诗鞭辟入裹，味淡而腴，而摹写人情物理，芬芳悱恻，得怨悱之遣，此为独绝；其次为绝句；又其次为律句。近吴樵翁以遣集四册见饷，木板聚珍本，乃其程氏为之印行者，都古今体诗十三卷，而别以长短句殿之。兹最录如干首，以见其诗自成家数也。乳雀云：“乳雀羽未成，学飞堕不起。女孙喜得之，抚字意良美。雀母时来观，呕食常对觜。见人复惊去，疑我非君子。小庭无树阴，日暴忽憔悴。老人翔知医，饮以清冷水。岂知须臾间，足直眼双闭。女孙太卤莽，弃之入朽秽。谁知老雀来，反复更巡视。昨夜复今朝，其来未有已。校^上无悲声，岂不知其意。谁无父母心，生死长已矣。”《饮僧冶开茶》云：“上人龙井来，饮我明前叶。谁云滋味近，曾及春天雪。气清不须苦，味淡何用涩。颇似五柳诗，悦心在恬逸。寻常一瓿绿，芽尖几百摘。何功还造化，残此颖秀质。当使洁性情，不惟濯诗骨。用之醉饱余，天意良自惜。”“悦心”五字，殆先生自道。其诗下半首有胞与为怀气象。《访熊浪仙》下半首云：“君虽老病气能豪，惜我名字藏蓬蒿。我时微笑不可语，举头惟觉青天高。晓击湖心冰，夜踏湖上月。莫但围炉费拨酷，犹能解带凌空碧。千年所学无一长，惟有耐寒君不及。”放旷似太白。放眼云：“放眼青蚨去，临时莫惘然。从来愁苦意，不是为无钱。”《明月》云：“买珠厌珠黄，看花惜花谢。明月下弦时，不及初三夜。”即“夕阳无限好，只是近黄昏”意也。《符离》云：“淮山点点水淅淅，此地年来足鼓鼙。青史几多如意事，一天残照过符离。”《老梧》云：“大叶能为一院阴，落花不要人家惜。当年何限碧桃花，玛瑙殷红久消歇。”《夏水大发鱼罾设焉感赋》云：“世事冥冥未易知，几多涸辙慕天池。岂知一夜逢罾网，正是江湖水发时。”以上三诗皆有所指，而《符离》尤婉而多讽。《咏陶》云：“西畴归去酒盈尊，菊满东篱柳挂门。我忆柴桑似天上

，柴桑犹是忆桃源。”《梧叶》云：“梧叶苍时子满身，紫薇碎落画楼阴。疏篱一夜清秋雨，浓煞瓜花朵朵金。”《十月菊》云：“一竿红日上东隅，漠漠轻云散太虚。十月黄花浑不健，夜来小雨要人扶。”《郭门》云：“郭门酒罢更闲行，吹面东风醉复醒。莫道东郊无韵事，蒲花开满牺舟亭。”咏史诗亦多精卓，《陶宏景》云：“山中宰相住茅山，踪迹皇都咫尺间。若到罗浮天姥去，君王何处问神仙。”《贬阮》云：“已经司马门前客，那有胸中暑块来。”骂尽一般充隐名流。《读温公集》云：“熙丰新政太纵横，海内贤豪意未平。亦有小园名独乐，不须开口骂渊明。”《哭谢柳湖》云：“伤心儿女离爷惯，不改长年笑语声。”《阻雨黄山慈雪寺》云：“莫道人间幽绝处，泉光如雪照人来。”言“笑语”愈觉可悲，言“泉光”正见幽绝，皆用反笔，尤佳。《咏九龄儿》云：“何必文章惊海内，乃翁四十作村师。”此与余《香花桥开学谣》“读古人书数十年，瞰饭之地乃至此”貌异心同。先生咏忠孝节烈事，无不蹈厉奋发，惟於时事则往往过於激切。其《自题名山集》云：“轩重叠碧云堆，一卷《名山》手自开。莫向寥天唱清角，九秋风雨逐人来。”余亦题云：“梦寐陶诗与《楚辞》，孤怀千载有谁知。《名山》一集愁开卷，天气严寒欲雪时。”“世间怪异可胜书，笔挟风霆快一舒。幸是名山九年死，不然孤愤又何如。”盖先生甲申年没也，集中有《孤愤吟》，故云。番禺汪憬吾（兆镛）有赠先生句云：“呕心文字千秋泪，希发阳阿一代人。”平生风范，十四字尽之矣。律句如。诗高亡国后，气尽白云边”（死去）、“两朝前进士，十步小人家”（《桃源杂句》，按此谓寓居海上之桃源村。）“沙净正逢前夜雨，风高不动上方云”（《玉皇顶》）、“友如霜叶存逾少，诗似秋花色不妍”《病起》、“旧梦转疑成实事，亡害原只在当前”（老态）、“见猎都无堪喜事，观棋已到不言时”（甲戌《新春》），皆名隽。集中《伤静芝》为哀其女甥吞磷火而死作，效《孔雀东南飞》；《韩娥行》为某尚书死后，其女沦入乐籍而作，效长庆体，以限於篇幅，不备录。

名山诗，佳处在能达情适意，不为吊诡艰险之言。其《论诗》诗云：“《湘灵鼓瑟》数峰青，幽意寥寥画不成。读遍唐人三万首，诗情谁似考功清。”“白傅清通自尔奇，涪翁生硬未堪师。”又云：“遣山笔力高千古，不及云林字字珠。”晚年尤好放翁，如云：“谢家池塘春草生，李白芙蓉出水清。惟有山阴知此意，文章原本是天成。”尝讥学江西派者，云：“人世希逢盖代珍，江西诗派枉求新。海中明月原难得，辛苦沙头拾蚌人。”其诗自负甚高，尝云：“平生快意事，诗句高一世”（岁暮）、“八百年来风雅尽，尚将诗句接山阴”（《散学得句》），《示览》云：“名山诗句高千古，莫遣黎丘诳尔曹。”生平不喜和人诗，故《读乐天集》云：“乐天篇什滥，十九和微之。岂有金玉音，沿街互唱随。

“《选诗》云：“和韵重重浑未读，难将死罪告苏黄。”其与余论杜，谓“杜多生硬句法，时未圆熟。宋人一代诗，大都为所误”，有句云：“诗贵清通始是才，不教后学费疑猜，莫将遗恨吞吴句，苦待东坡说梦来。”余尝谓古今诗体虽源分派别，要不出词胜、理胜工途：词胜者喜浓至，然苟天机滞钝，则涂泽堆垛，真灵全失；理胜者喜淡朴，然使襟怀不超，则吐属凡近，风骨何存？譬之熊掌非不膏厚也，鱼腹非不鲜腴也，寝假烹炮失宜，则有胶膩燃姑之厌。六朝迄唐，颜、庾、温、李，熊掌也；陶、谢、王、孟、韦、白，鱼腹也。其浓淡得中者，李、杜、韩、苏数家而已。故学诗须有天分，又须能悟，才到圣处。

先生好胜游，凡吴越名区与夫匡庐、泰岱、黄山、雁荡无不至。好蓄人间希见之书，好自印其诗文杂著。木字活板，惟常州所独，先生岁必印二三十叶，先后成七集，集四册，皆资之修脯。七集以后，值倭难，或铅印、或油印，不复整齐矣。今程氏所印无序文，是否为先生手订，或他人选定，不可知也。丁卯，余四十生朝，辱先生过我，信宿。时盐城汤正智，小贩也，从余游，慕先生学，来谒，并助印书金。别复赠以诗曰：“太湖樵子谈王道，青浦摊头读古书。香草香花湘水上，春风乐死楚三间。”“太湖樵子”姓殷。又有《之青浦望小昆山张闻远先生隐居处》云：“戴发笈经苦节凶，小昆山远见高风。首阳只在云间路，数到东南第九峰。”亦他年小珍闻也。

邹葆荪五、七言古，前《诗话》未尽登，兹录其超脱者。《旅夜杂感》云：“浮生逐萍末，抑邑难自豪。颇矜心气壮，渐与白日消。惧筵散如梦，重阖睨天高。掷杯酒未醒，几席生蓬蒿。剧怜城南树，未秋叶先凋。鸢鸟捩寥廓，得势振长飏。鸾皇锻其羽，霞彩沈九霄。”《舟中独夜，郁郁谁语，就所欲言，拉杂成诗》云：“古今一死生，俯仰一天地。大者或能知，余事皆微细。上寿不百年，所历能有几。事变至纷颐，安能一一记。古来旷达人，约暑会其意。舍本而逐末，精神亦徒费。读书贵会通，要以意逆志。何必求甚解，此语殊有味。”“富贵与功名，我生两不欲。偶来人间世，妄羨清闲福。少时不自主，父兄苦羁束。期我虽甚深，腾蹕安能卜。先人爱此乡，墓庐今已筑。三泖半顷田，九三间屋。可游亦可钓，半耕兼半读。优游乐余年，此愿吾已足。或谓尽如子，谁与持世局。吾谓尽如我，本无事逐逐。”“郭隗不在燕，尔马空悲嘶。秋风泣乌栈，塞草连天衰。少年几同学，立志在匡时。扬鞭历危阪，尻肋疲奔驰。岂无真驹龙，苦受勒施。谁与斩荆棘，坦途无寄。落日悬危崖，悲笳动边陲。触目增我感，中心梗郁伊。明知终无补，但当一陈辞。天门万里遥，踟躅将奚为。”“九月橘柚黄，晓行霜满湖。年年当此时，来收鱼蟹租。舟中了无事，坐

卧一卷书。我闲已自得，尚婉湖中壳。渔人水为家，临流结茅庐。岸浅才没踝，水清能鉴须。对我澹无辞，情敦礼节疏。供给循旧例，浊酒兼霜鲈。此情宜入诗，此景堪作图。欲往从之游，我不如老渔。”“人心愈益险，世变愈难测。贵是贱则非，懦屈强乃直。舟中夜已午，茫茫百感集。推意不见星，天地惨昏黑。白杨两三树，叶秃风无力。秋坟闻鬼唱，其声凄以恻。倘非吟朋欵，慰我中宵寂。”《病中简瘦东》云：“我爱沈休文，论诗契真宰。文雋聚南郊，一尊意千载。高文辅元气，喷薄弥大海。岂知造物心，炫耀忌文采。修竹自姬媮，古梅破蓓蕾。自顾衰柳姿，对之气先馁。缠绵天半云，离合不相待。飞梦江湖间，知交更谁在。”《常熟登祖师，直上望海楼》下半首云：“摄衣来揖上方祖，梵呗无声檐铎语。定心不扰旃檀香，了然无住返初古。老藤络干作阴霾，树头白日树底雨。牟尼出世无灾，螭龙幻作诸天舞。天花一拂开大荒，芙蓉涌现金银闾。虫听蚊视嗤大块，到此渐觉眉飞扬。飞瓢可挂不须酒，倒持珠斗倾天浆。孤心未了万劫换，会驱我梦凌扶桑。”尚有近体可录者，《淮提庵访月上人圆成》云：“拍堤水没钓鱼矶，云敛湖光罨翠微。莲钵花开僧入定，竹炉烟烬客来稀。塘阴细雨鱼苗长，篱落春风燕子飞。最是旧游未忘处，门前鸥鸟自依依。”《旅况》云：“病余眉亦瘦，乱后泪愈酸。”《江上逢蒋大》云：“青山犹识我，白发太欺人。”《藏海寺》云：“病花春恋瘦，古树昼凝寒。”《幽居》云：“径因屡扫无苔滑，意不须关有树遮。”《醉兴》云：“看来万事不如醉，穷到一生惟剩狂。”《曲水园》云：“树阴泼地浓於靛，荷气袭人凉到杯。”《次韵答瘦东》云：“浮海已伤人渐老，闭门无那日初长。”

余居城南，花时辄邀三五吟朋，觴吟於半野亭。花事之盛，以癸丑赏桃、戊午品玉兰、庚申宴杏为最。其余一岁中，或月季、或菊，每一花开，亦无不杯酒流连。而葆荪无谯不与，无与不有诗。姑录数首，以志鸿爪。《初夏饮半野居》云：“芟草开新径，编篱接小亭。高谈辄终日，入坐互忘形。镜里鬓初白，尊前眼忽青。莺声啼不断，隔叶雨冥冥。”《重阳日访瘦东次韵》云：“忽忽又重阳，兀兀未离席。日夕事苦吟，笑我蛰居壁。偶作城南游，径造休文宅。迩来兴颇佳，幸无催租檄。”《简瘦东》云：“林外提壶唤，殷勤劝一卮。苦吟怜尔瘦，说梦笑人痴。溪冷鸥还聚，梅开蝶未知。别来四五日，可否有新诗？”尝欲为余画《半野亭觴咏图》，故云：“古树苍霞郁暮愁，思君有梦到江头。何时载酒凭商酌，来写城南一段秋。”

无锡华西洲（重协），嗜吟咏，与里中谢冶庵、唐侣笙、程景溪诸知交唱和，顾皆随手抛弃。没后，谢君等以其晚年略存之《意园稿》见示，惜十九皆

应酬之作矣。兹录一二，以存鳞爪。《夜坐感赋》云：“一静翻教百虑牵，孤灯坐烬不成眠。作千秋想名为累，得半日闲意欲仙。绿鬓惊心微有雪，黄金逐手总如烟。几回悟澈逍遥旨，且读《南华》第一篇。”《宿法善寺》云：“游踪暂憩借僧，觅句远思供法王。山鸟窥窬呼客起，一痕诗梦落云房。”《听雨》云：“夜雨响潇潇，花信知何似。小宪人未眠，灯影淡於水。”《咏雪》云：“斜斜整整没遮拦，飘忽无归势散漫。非米非棉浑乱下，人间那得救饥寒。”原本律诗，改为绝句较胜。《春日偶兴》云：“炉烟古似秦斯篆，书味浓於陆羽茶。”《云栖》云：“万竹际天浮碧海，五峰送客赠青云。”《咏老贾》云：“白发灯前杈子母，黄金袖底结公卿。”《老妓》云：“风光杨柳三春后，身世琵琶一曲中。”《老仆》云：“世及乃翁兼乃祖，名甘呼马复呼牛。”皆刻划尽致，而《老贾》尤入木三分。又有诗钟稿一本，以例不录折枝诗，故不载。西洲己酉试拔萃，未获隽。平生尽瘁教育，垂三十年。华氏本大族。稿中有《贺宗贤艺珊（文川）先生八十重游泮水诗》，艺珊，余三十年前同游邓尉者也。

黄素庵（重固），兼葭涇人。父字镜清，同治丁卯举人。渊甫先生恩照族孙。画山水，有声海上。性拓落，嗜酒，鼻鼾如火。日下春，辄倾卖画钱，从客诣墟头赏饮数斗，后转温克，清辩滔滔，移时方去。民国辛巳卒，年五十许。只见其题画二十八字云：“嵩华已负幽人诺，老屋萧然傍松壑。行歌樵子荷薪归，林花飞逐斜阳落。”

吴江画师陶诣孙，居周庄，其所作画，为人题句绝。近见胡心敷先生则忠遣陶画团扇一柄，有一绝云：“久别重逢谊更深，河梁风急感苔岑。相思此后知何似，白石青松一片心。”并跋云：“心敷先生就馆西乡十余年，其间离合亦屡矣。今自紫阳告假言归，濒行，以扇属画。临别赠言，余怀渺渺。诗画之工拙，不计也。”末署“己卯岁暮，诣孙陶焘。”胡氏世居北门外，上世有与我宗姻通者。先生学行渊懿，咸丰间避地淀西，绘有《淀滨钓隐图》。其孙伯承（善继），诸生也。课徒海上，嗜酒狂率。辛、王之际，屡於酒家遇之，抱其祖图乞为题。未几下世，此图不知流落何许。

鄞周泉诗已载入前《诗话》，顷又奇示其近作。《咏雪用尖叉韵》中云：“风掣红旗翻不得，冷衙门外自交叉。”“冷”字贴旗说，细玩自有味。又云：“通衢人似乱盘鸦，盈耳雷声记里车。”自注：“电车按站卖票，亦可称为记里车。”又云：“惊鸿踏向瑶台路，新样弓鞋步步尖。”善能描写时代形形色色，与泛咏雪者不同。他云：“九天咳唾霏霏玉，五夜歌吟昔昔盐”、“谁云天上乖龙甲

，此是人间免税盐”、“湿云破败惊奇句，散发棕榈张夜叉”，运用《五代史》及唐王、清赵翼诗意，皆见典雅。《次韵果园元旦》一起云：“履端筮《易》得咸临，却为书红一试吟。”熟韵生押，语羞雷同，能见用心。

泉同乡诗人王秋垞（玄冰）寄其自选《秋姹诗剩》一小册来，始自丁丑，迄戊子，乃三十六岁后作。其自序谓“少耽吟咏，年十六始学作五、七言诗。嗜之既笃，至以诗废学。丁卯后，足迹不越邦域，生涯安定，衣食粗足，心无旁骛，益肆力於诗”云云。秋姹师事慈溪洪佛矢（允祥），诗盖近赵紫芝、翁灵舒一派，佳什固多，顾时杂一二粗犷语，亦瑾瑜之瑕也。兹钞其幽闲峭蓓者。《春院》云：“春院沈沈夜色阑，阶前小立有余闲。竹光烟搅明虚幌，花影风扶上假山。梦似箏弦偏易断，诗如庭草不常删。轻云暖护溶溶月，照我愁边黯悴颜。”原句“明”为“冲”，嫌太力，偶“上”失轻重，易之。《招凉》云：“竹榻招凉设，松轩面月开。侑吟疏雨润，闹梦乱蛩哀。”《山居杂诗，在鄞西林村作》云：“粼粼白石映澄潭，涧道云深锁翠岚。众绿中间黄一颗，乱山如茧裹茆庵。”“洞口冥迷碧草萋，幽禽迎客尽情啼。阴崖日冷岚光薄，山果无声堕小溪。”“云意懒如人乍起，鸟声欢似客初还。千林落叶都归涧，百道飞泉竞下山。”“意影幢幢纳树阴，空庭画静下幽禽。疎钟徐与白云堕，落叶不知流水深。”“磴道盘纡历几重，褰衣仄径陟西峰。两行修竹扶人上，何异随身有短筇。”浙中山家生计，竹为大宗，竹身都漆书岭主户名。余昔游天目，所过诸岭，丛篁蔽亏，攀援下上。读此诗，情景宛然。秋垞好参倚语禅缘情之作，颇似义山，殆深於情者乎？如云：“啼红枕角看偏艳，唾碧襟痕久更鲜”、“梦里依然花解语，枕边微觉泪成冰”、“愿为明镜收花影，昨梦银屏现蝶身”、“香萦绿蜡何心剪，泪沁红棉有梦知”、“欲使惓心着余绮，彩丝绣个小蒲团”、“花影如人追不转，随风飞去落谁家”、“闲情赋后风怀淡，人到中年节到秋”、“我比渊材多一恨，不逢绝色是虚生”。律句可入主客图者，“酒悔愁中醉，花怜病后看”（《抽身》）、“暗荷沈沼气，疏柳织灯痕”（《游上海复兴公园》）、“酒酸微渍泪，梦远已无春”（《小极》）、“梦非诗可续，思与月俱沈”（《爱律》）、“赌水夕阳凉似月，遮楼山影淡於云”（《冬日幽居》）、“夜雨做成秋意思，暮云消损月精神”（《愁遣》）、“思穷自塞聪明窍，梦好空升福爱天”（《独夜》）、“小阁点茶娱独夜，虚廊行饭遣萧晨”（《偶述》）、“山如好女能浓笑，天做人情弄淡晴”、“水阁帘摇丁字水，芳洲花弄午时妍”（《湖上》）、“阴阴月气浮凉吹，楚楚灯痕媚晚卮”（《爱惜》）、“家居屏事闲如客，夜话无人默对妻”（《消暑》）、“写渠倩影宜冰照，乱我乡愁伴雪飞”、“一枝奇去春能语，半树埋来雪亦香”（《咏梅》）。尝与周采泉唱和“欢难”韵至数十叠，旁观敛

手。近掌教甬上，而诗筒走大江南北无虚日。其《题自选秋坨稿》云：“尽删少作归清正，不着腴辞爱率真。毁誉何干人好忌，讽吟能辨味酸辛。”可以见其雅尚。“毁誉”一联，尤获我心。其哲嗣孟显亦能诗，尝远游婆罗洲。

秋坨又有《湖上杂诗》云：“湖似美人通体媚，山怜骚客到时迟。平章烟月余陈迹，检点风花入小诗。”“叶叶风荷泻露圆，依依水荇刮清涟。疏灯隔柳疑藏月，小榭凌波似坐船。”“筒筒诗囊浅浅杯，生涯寒素称疏才。湖船食饮无珍品，只袖瓜犀杏酪来。”“五月榴巾炫芰裳，个中风味爱清凉。湖心藕粉糖霜洁，龙井茶旗雀舌香。”“迎凉喜有晚来风，竹榭花廊面面通。爱煞木公奇丽句，残阳点叶作秋红。”自注：“冯君木先生有‘积水弥天带江色，残阳点叶作秋红’一联。似此等好句，不如集中复有几许？”“榆钱稠叠荷钱小，柳榭苔砖旖旎阴。他日重游须是夜，要看秋月点湖心。”诸绝句清丽而不流宕，多胜《随园诗话》中杨次也作。

近日浙东人士，多喜为清微幽远之作。柴志香，亦鄞县人，卜居沪，自署大龟居士。有《秋夜观豆花，寄怀谦斋》云：“布置庭园一角方，豆棚经暑入秋凉。紫茎渐欲迎霜老，绿荚偏能带露香。”“怪石嶙峋捆竹斜，清阴贴地薄如纱。新秋做冷风先竖，乘月还来看豆花。”“镇日柴门懒不开，醉余独自踏苍苔。谁能领略荒园趣，花下秋萤自去来。”“疏星点点澹银河，为问幽怀近若何。我欲寻君话闲趣，豆花零落已无多。”《秋园夜步》云：“独步秋园夜，纤云卷碧空。松多还受月，柳瘦不牵风。人意清如许，天光澹与同。漏深忘归去，霜气满楼东。”

丹阳荆梦蝶，工诗。没后，武进章百熙谋代印其遗著。抗战后，章无音信，恐其诗稿亦散失矣。近由谢半农钞得其《咏蚕》三绝句，不啻吉光之片羽，云：“丝抽乙乙吐文章，尽有聪明比蕙娘。费尽锦心成底事，为他人作嫁衣裳。”“微躯自缚果何为，意太缠绵计太痴。垂死情丝终不断，他生依旧化蛾眉。”“人世恩仇总不平，负他衣被若为情。可怜功茧同功狗，一例难逃鼎烹。”殊耐寻绎。三十年前，有荆梧栖者，名凤冈，住丹阳皂塘镇，与余诗筒往还颇久。梦蝶与梧栖同族与否、名辈先后，皆不得而知。

自桐城姚氏创为“学问之道，义理、考据、词章，三者不可偏废”之说，湘乡曾氏首先服膺。其后，南皮张文襄益畅其旨，曰：“由经学入史学者，其史学可信；以经学、史学入词章者，其词章有用。”於是同光文字，兼重训诂。姚曾

二家，自是前人教后人读书为学之道。时南汇丁时水（宜福）颇以词章名，与我邑俞稷卿（廷扬）、金鰻虹（玉）、庄侠君（世骥）齐称，而张啸山（文虎）目为无本之学，余《诗话》载其说。啸山精小学，宜为是言。而周浦姚君养怡以此见诘，余乃以此意复之。

《诗话》又载有啸山赠姚吉仙女士一诗，顾不能道其详。养怡曰：“余曾祖姑也。为啸山诗弟子，嫁时水为继室。”因奇其所辑《周浦南荫堂姚氏丛刊》一巨帙，中有女士《吟红馆》、《双声阁》、《古井居遣诗》三种，约二百余首。姚氏，周浦名族。女士姊妹六人：蕊仙、兑仙、吉仙、佩仙、素仙、忆仙，皆能诗，而吉仙名最著。吉仙为室女时，绛帐课徒，恒为人书楹帖扇叶，得润以奉其母。兼善画花卉，然自矜贵，人不易得。嫁时年三十三矣。又六年而寡，仍为女师。时值丧乱，故其诗芬芳悱恻，幽贞独抱。《秋蝉》云：“砌蛩谁和汝，高柳一蝉鸣。傲世原无意，忧时自有情。噪余残暑退，听罢晚凉生。共此孤怀洁，商声更觉清。”《暮春即事》云：“番风吹遍尚清和，可惜芳菲客里过。满树绿阴深院静，闲愁如海落花多。”《杂感》云：“病到秋来一半眠，怕寒呼婢替装棉。莫嗤人比黄花瘦，领略西风已卅年。”律句云：“一帘花影棋枰静，半榻松风枕簟秋。”皆佳。卒年六十一。

忆仙名其慎，上海李梯云徵君邦彘继室，有《六宜楼吟草》。诗清婉，略与吉仙相埒。《钱春》云：“水精帘卷绿阴肥，小白长红历乱飞。百五韶光容易过，一盘樱笋钱春归。”《春柳》云：“似我经春腰瘦损，为谁作意态翩斜。”亦录自《姚氏丛刊》。此书乃养怡网罗其先代著述，附以闺秀，共四十余种，为一编印行之。阐发幽潜，其苦心孤诣，亦复难能可贵。

崇明女诗人施学诗（淑仪），辑有《清代闺阁诗人徵畧》一书，采掇宏富。其师汉寿易实甫（顺鼎）为之序。尝蒙以见贶，倏乱失之，屡从人求索，不可得。去岁，其邑人朱贯微先生诵韩另奇女士遗著《湘痕吟草》、《冰魂集》各一册，诗可四百余篇。女士父稚桐，清末宦游湘中。夫蔡南平，日本留学生，早卒。女士为女校教师甚久，既寡，又遭丧乱，怆怀家国，时为漆室倚柱之吟、木兰从军之咏。兹录其高朗秀杰者。《龙井归途谒于忠肃公祠墓》云：“南北双峰一望收，湖云祠树两悠悠。新宫赫奕英魂在，断碣荒凉正气留。社稷功高君返国，圣明煊蔽事多秋。那堪凭吊斜阳里，暮霭苍苍不尽愁。”《苏堤》云：“苏公遗迹至今传，位置天成本自然。闲向锁澜桥畔望，绿波如画柳如烟。”《即景》云：“修竹排墙笋正肥，一帘细雨又霏微。枕边书卷纵横满，卧看新

巢燕子飞。”《仲夏即景》云：“槐花落尽绿阴繁，梅子圆时静闭门。双燕不来帘半卷，孤灯暮雨又黄昏。”《次韵秋白见怀之作》云：“满幅琳琅系我思，茂漪才笔左芬辞。谢庭咏到因风句，政是天寒欲雪时。”《丁未赴湘省亲，夜泊洞庭感赋》云：“萧萧落叶漾清波，重过湘江唤奈何。极目天南秋色远，枫青月白吊湘娥。”《咏月夜秋海棠》云：“知是诗魂与月魂，秋红楚楚怨黄昏。美人梦醒瑶阶冷，自抱寒香泪痕。”以上二绝，乃悼亡后作，故幽咽如此。《西施》云：“千里江山供一笑，苏台人去有谁颦。”言女色徒能祸国吴沼，而鸱夷一舸，甯复哀之！“颦”字如此运用便新，便有议论。《月夜》云：“细读道书忘夜永，一天凉露湿松花。”若云他花，便非读道书，差不得一字。《病后》云：“柳花似雪东风紧，兜上千愁万恨来。”着一“兜”字，移贴他花不得。律句佳者，“明月有情随我转，青山依旧送人行”（《夜泊街阳》）、“疏帘暮雨春将去，病枕昏灯夜不眠”（《风雨感怀》）、“客思偏生明月夜，吟魂常绕海天秋”（《寄南平东京》）、“千里思亲残梦远，一身多病早秋知”（《枕上口占》）、“一林风冷虫声急，四野天高夜气清”（《南翔中秋》）、“借酒偶为消俗虑，爱诗翻悔费深思”（《四月初八夜枕上》）、“事当百岁终归尽，胸有千秋不算痴”（《家庭杂感》）、“千里客归桃叶渡，一双人语木兰舟”（《四十自述》）、“枕上梦回惟有泪，天涯神契但凭诗”（《寄颖楣颖湘，兼示仲青》）、“十顶蜡残名士屐，一生吊尽美人魂”（《次韵答易哭庵先生》）。《赠夏蕉饮年伯》（《曰践》）云：“闲鸥浩荡隐松滨，衡泌栖迟近十春。”又云：“烟云供养饶清兴，缙素编摹发古香。”自注：“先生宿擅书名，尤精铁线篆。淑仪素蒙垂青，不啻犹子视之”云云。《冰魂集》，易君左序之，云：“我父以一代诗人而无女弟子，有之，学诗一人而已。”集中附哭庵赠诗云：“梅酸语讖莫重论，天地常留一卷存。得句似闻孤鹤唳，选诗尽返万花魂。”“罗兰侠女同肝胆，湘竹灵妃共泪痕。巾幗河汾兼屈宋，骚坛讲席两称尊。”“新篇风格试评论，仲则渊如与稚存。字字秋弹斑竹泪，时时春返玉梅魂。”“滴来姑射冰为质，剪取吴淞雪有痕。欲向闺檐谈庾鲍，何时相对一开尊。”

壬戌、癸亥间，余与女士书尺往还。会钱静方先生学坤有《青浦闺秀诗存》之辑，因介余乞女士为序。翊年，江浙兵祸作，音问隔绝。今钱氏此书亦已无多，因录其序，以存梗概：“昔胡稚威徵君谓古今人皆死，惟能文章者不死。诚哉，其言之感人深也！然古人往矣，其书不能自传，传必待於后之人。昔贤故谓掇拾人诗文而存之者，其功德视掩骼埋菑为尤胜。况吾侪女子，足不踰闺闼，虽有蹈蹕之才，无所於发摅，仅藉文艺以写胸臆，冀万有一传於世。此其零章断句，幸存天壤，宜为士君子所爱护珍惜，而不忍听其湮没者也。在昔选

家，自萧梁《文选》外，以徐陵《玉台新咏》为最古，而古代女子之诗，亦赖此以传。然观徐氏所选，自汉迄梁，寥寥十许人，而入选之诗又多不过人三数章。其后唐代诗称极盛，而见於《全唐诗者》，宫闺女冠并计，尚不过百四五十人。殆流落人间者，吉光之片羽耳。宋元以降，年代较近，闺合之诗，传者稍多。然非有人各就所闻知及时裒辑，以广流传，久且有散亡渐灭之惧。青浦钱君静方，尝辑其乡邑闺秀自元管道升至清咸同间都六十余家之诗，为《青浦历代闺秀诗存》。猥以淑仪为粗知诗，转辗请属为序。钱君虚怀若谷，诚君子之用心也。忆往时尝读王侍郎昶所选《湖海诗传》，於乾嘉诗人搜采略备，独於女子之作，一切遗弃。其《诗话》并诋《吴会英才集》之殿王薇，以为无此体裁。侍郎又选其乡人诗为《青浦诗传》，淑仪未得读其书，而以《湖海诗传》推之，其体例当亦相类。今钱君为侍郎乡后进而选辑闺秀诗，乃适足补侍郎之所未备，其与《湖海诗传》并重於世，无疑也。淑仪亦尝妄事搜辑，於青浦闺秀已略采数人。钱君此书，足以广见闻而匡我不逮也，岂浅哉？淑仪生长崇明，去青浦不甚远，而崇邑僻处海隅，风气横家，自来女子无一人一诗传於世者，岂竟无其人耶？抑有其人、有其诗，而不为士君子所爱惜，以听其湮没耶？此尤不胜钦慕於钱君之所为，而不能不引为深愧也夫。癸亥二月。”

俞因字季则，女词家也。慈溪冯君木妻。《点绛唇咏草用林君复韵》云：“春浅春深，离亭一片浑无主。故人何处，日日风和雨。行色匆匆，又是春将暮。征车去，闲愁无数，绿遍天涯路。”况蕙风先生极赏之，谓其浑成而淡，的是宋人词。余谓其诗亦多含有词味。《秋日病起》云：“细风吹雨湿苍苔，镇日重门掩不开。十二栏干人寂寂，秋阴都上画帘来。”《君木以诗见奇，即次其韵》云：“寂寥无语倚香篝，忆着前尘总是愁。么鸟踏枝栖不稳，凉云吹散一帘秋。”两写秋帘，与石帚“西山外，晚来还卷，一帘秋雾”异曲同工。有《妇学斋词》一卷。

《石遣室诗话》：“古人诗文合一，真理相通。断无真能文而不能诗，真能诗而不能文者。”（《诗话》卷二十六）。桐城叶浦荪先生玉磨，今之古文家也。出马通伯门下。著有《灵贶轩文集》行世，然诗亦颇工。先生年近八旬矣，寓居沪滨，余以雪叟之介，以诗文质正。旋荷损书，并赐和章。不佞获遇名师，以为平生之幸，又转恨相知之晚也。谨录存其书，附以唱和诗，以为印证。“十二月二十三日，玉麟顿首：奉书及大著，伏读数四，敬佩无已。过蒙眷厚奖借，只增愧耳。足下老而好学，洵如东坡言‘不独今人难，古人亦少’，然亦自有味，放翁故屡述之。斯文垂绝，不图海角孤星，犹耿耿也。麟悠忽老耄

，多愧父师。平生好为文，数十寒暑，未尝废书。少时读张濂聊先生校刊、归方平点《史记》，深耆之，嬉壹无他好，故腹俭。乡者二三老辈颇见许。自通伯先师作古，此道遂孤，近且无人谈及。然读书学道虽非为文，文亦自不可废。士君子既尚友古人，则一切是非、毁誉、名利、得丧、忧悲、忻愉，皆可度外。往侍陈伯严丈於先府君旁，许以可学。后从马先生游，署窥门径，恨其不能发愤早用力也。今维姚仲实先生所著《文学研究法》，阅之又得端倪，名家各自道辛苦所得，皆有见地。要之，无膾炙黎《答李翊书》，字字皆其所自得，实千古文章家一大法门。古文渊源六经，观史公《报任少卿书》中述，文王拘而演《周易》，仲尼厄而作《春秋》’，颇与《孟子》’舜发於畎亩之中’一段相似，大署可知矣。眼花，苦作字，谨和大作，殊愧拙，聊为彼此订交之证，何如？麟顿首。”诗曰：“百里遥相望，残年会合坚。眼中人物尽，世远古香传。四壁清秋气，神洲白日悬。东南閔灵蕴，在野有遗贤。”拙唱云：“万古江河在，中流砥柱坚。茹经谁辈行，（谓唐蔚老）惜抱此薪传。杖履春风健，云山客思悬。楚狂有歌者，寤寐石林贤。”

先生《和徐师竹表兄，别三十有五年，以诗存问》云：“晚岁亲知影渐零，短檠留得旧时青。年光销尽归吟卷，付与江潮一夜听。”“秣下西风丁酉秋，帘波长挂隔生愁。晓钟残月平生侣，坐想清吟到白头。”“桑江易改落风烟，老忆明时各惘然。记得开元种杨柳，似闻双鹤语尧年。”“老树花虽掩丑枝，忤除哀乐更无诗。谁知淮海矜年少，剩有苍茫独立时。”风流蕴藉，何减渔洋。《答雪叟赠诗并馈药饵》云：“药饵扶衰惫，相看不世情。緘愁孤月口，闻性隔垣声。旧馆来今雨，高梧立快晴。携持无尽意，何处着平生。”朴老，神似杜陵。他云：“秋灯看人老，冷砚向花磨”、“柳摇三日雨，寒色半江城”（《次韵雪叟赠诗》）、“晚山横翠黛，支枕属秋灯”（《无题》），皆名句也。先生恒言诗非所长者，谦词耳。哲嗣葱奇（虔）为海藏之，亦能诗。曾见其《题应次耿阳朔秋泛图》云：“山横组绣玉翻澜，藕孔犹容意暂欢。回首胡尘不到处，低回泪向画图弹。”盖为避倭乱有感而作。

题上海严氏《三世耄耄图》者，沧趣、海藏、回风等，皆有名作。载如云：“并世名辈，大抵皆入我彀中。”其言颇张。顷阅《回风堂集》，见其诗云：“海上有严氏，其家多寿人。晚得佳孙子，写图存其真。蔼然八十翁，有子八十一。有子又有孙，八二岁方毕。二百四三龄，仅以三人分。易世必加寿，得一已足珍。温温祖妣氏，齐眉亦三世。有盈而无昃，添寿循定例。”又曰：“异姓已不易，何况一姓合。一姓已不易，何况三世接。三世已不易，何况尽偕老

。偕老已不易，何况增寿考。”盖载如高祖建雄，讳正邦，年八十，配氏桑，年七十六；曾祖羲棠，讳凤岐，年八十一，配氏王，年八十三；祖殿卿，讳应钧，年八十二，配氏陆，年八十六，洵人瑞也。诗忌质与拙，此诗佳处正在质、拙二字，惟质与拙，乃能尽其辞。杜诗《示从孙济》、《送从表兄王朱评事》等篇可细玩。载如大父殿卿公夫妇同庚，亦重谐花烛。

壬辰秋，海上诗坛连丧名宿二人：一闽县李墨巢先生，年七十七；一南通孙沧叟先生，年八十六。李氏诗为闽派钜子，见重于海藏、石遗。蛭园挽云：“正始风犹在，元嘉纪又更。委衾无颇恋，带尽平生。鹤想来双阙，人徒叹九京。寿堂亲写赞，谁是赵那卿。”又曰：“法嗣玄风畅，归墟碧海深。”又曰：“蛟螭腾宝篋，缚鮒改凶仪。”下句言时盛行火葬，饰终之典多不备具也。果园联云：“硕果难存东海滨，又弱一老；办香永奉西江派，自足千秋。”硕果，其亭名也。沧师，光绪癸卯举人，宝山训导、四川青神知县，以廉节著。为学治《公羊春秋》。书工殷墟文。其在故乡创办学堂，有四十余处之多。辟园建楼，藏书数十万卷，经乱俱烬。晚岁南下避兵，赁居一楼，粥书自给。没之日，冒鹤老、高葩叟往哭之，私谥“殷文”，葬上海江湾市立第一公墓。蕲春桂末辛先生挽云：“携将宛委山中秘，都到春申江上来。奇籍百城供寝鲭，小楼一角绝尘埃。才高班马俦能敌，运厄龙蛇事可哀。太息伏生今逝矣，逸书长恐没秦灰。”又曰：“白首论交气味深，高山流水感知音。先施许醉重阳酒，侍坐分题汉上襟。”自注：“己丑重九社饮，承简招觞咏。”又曰：“佳节月明今岁好，少微星陨故人愁。”果园联云：“患难共十年，昕夕过从孔北海，坐上客常满；达穷皆千古，后先辉映张南通，乡望公能齐。”“达穷”五字，奖括大节，他人未尝言也。文无联云：“先墨巢九年生，后墨巢九日死；愧丈人与我厚，知丈人与世真。”天然凑合，而运用杜诗，尤极浑成。师干局瘦小，外温恭而内介特。尝念余贫，至屡分笔润以相响。余故哭之云：“砚池自饮无多润，犹念池边吻渴人。”又曰：“人间举火寻常事，偏爱茶村一段奇。”下联取师赠诗意也。闻挽两先生之诗、联佳构尚多，惜未之见，容俟续访。

诗家於典故，以沿讹久而习用者颇多。相传吕氏《东莱博议》成於新婚时才一月，於是后人遂据以入之催妆，虽乾嘉诸名家，亦不能免。实末之深考也。本书自序谓“屏居东阳之武川里，有从游者谈余语隙波及课试之文，乃取左氏书理乱得失之迹，疏其说於下，旬储月积，寝就篇帙”云云，固无一语涉及新婚也。又按《吕公年谱》：“初娶韩元吉女在绍兴二十七年时，居信州，不居东阳。后乾道三年，持母丧，居明招山，学子有来讲习者。四年，乃成《博议》。

五年，服除，乃继娶韩氏女弟。”则是书成於丧制中，今施之新婚，更误矣。近季鸣贺徐君咏绎续娶，有“玉台今日添新咏，不数《东莱博议》书”之句，故偶载其说於此。咏绎新夫人张氏，贺者多有用张敞故事者。如吴镜芙云：“携将奁内家传笔，赠与郎君画远山。”季鸣云：“做得几家京兆笔，不须更问入时无。”别有寄托，亦佳。赵苇佛云：“京兆画眉传韵事，郎君妙笔也能描。”余亦云：“玉人自有新眉样，不向郎君借彩毫。”诸联自以镜芙作为最工妙。至全体之工者，宜兴徐还庵（攘）二律云：“宝瑟重调叶羽商，百年好合缔鸾凰。西方彼美青緞帔，东海倦人白玉林。月裹婵娟原字素，寰中姓氏雅推张。紫琅山色锤灵秀，珠璧联辉恰两当。（张女士亦系南通人，与君同乡。）”夫人字素芳，故第五句云云。“翰墨风流记最宜，（君长於小品文字，尤擅记述。）催妆互写定情诗。携来张敞家中笔，倩画梁鸿案上眉。十月芙蓉春小日，双星鹊夜填时。胶弦喜有同心续，好看将雏傍母慈。（君前室钱夫人遗有允信、允惚二子。君曾作《忆凤楼图记徵诗》。）”工切典雅，可压倒元白。还庵字云石，清末拔贡生，礼部主事。

邑人徐企商（彭龄），居王元街，光绪癸卯进士，派往日本游学。民国初，为本县首任民政长，入京官大理院刑庭长。生平无著作，仅传其有《新婚》联云：“张氏旧传京兆笔，彭郎新得小姑山。”企商妻，张雄伯孝廉家镇妹也。

绍兴孙伯绳有《追忆》六绝句寄余，其词凄黯，颇与余癸酉春咏青琴事相类。如云：“拣得花枝浪得名，探骊共一珠莹。”余亦云：“拣得花枝称意归，青琴自小即相依。”又曰：“十年别馆浑成错，修到鸳鸯又独飞。”与余“杨花自是无情物，不化浮萍故故圆”意同。又曰：“白头谁举梁鸿案，翻见相如卖赋愁。”与余“后夜月明惟吊影，无人横玉叫苍烟”又事异意同，盖余姬善弄笛也。又曰：“盈城传唱三姝媚。”而余姬亦有艳称。惟其诗用举按事，当系嫡室。而篇中“青蝇”、“白璧”、“种瓜得豆”等语，当有本事，不能强为悬揣。余姬喜临《宣示表》，文亦楚楚。壬申倭乱，驻军有来余家修衅者，家人患苦，姬单身走谒其师长某，某立以军律惩之。事解，寻有军官单某委币欲通殷勤，姬匿不出。事余八载，武林、武邱之游、名公胜社驱车之访、题襟之宴，往往与俱。一夕，忽饮泣潜去，余为神伤。又不知伯绳所忆，生离抑死别耶？

牡丹有名“玉楼春”者，然梔子亦有“玉楼春”之名，余昔戏改之为“欲留春”。近读周烁园《赖古堂诗》，有“再到虚堂全是雨，何如但种欲留春”之句，盖为梔子咏也，古人已先得我心矣。

徽钦北狩，为中国一大耻辱。幸西湖有岳鄂王祠墓、灵岩有韩蕲王祠墓，犹足为吴越湖山生色。余三十余岁时游木渎，曾瞻拜蕲王祠墓，有诗，刊诗时竟削而不存。顷发篋得其稿，吟讽数四，觉通体沈郁悲凉，且颌联即能发挥斯意，不知当日何以弃此。己所删拾，犹无定见，可知选他人诗，其遗珠必多矣。然敏手汰金，古人亦未能免也。因钞存其诗於此，云：“阴风惨淡飒灵旗，古墓犹存十丈碑。箫鼓千年哀北狩，松楸一气接南枝。军中卧虎威如昨，湖上骑驴事可知。惆怅灵岩山下路，岩花无语发丛祠。”